

· 李树喜 ·

沉甸甸的人生



chendiandiande rensheng

· Li Shuxi ·



沉甸甸的人生

李树喜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责任编辑：张艳华

沉甸甸的人生

李树喜 著

中国新闻出版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外水碓子东里24号)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960毫米 1/32开，印张10.75，插页2，字数180.5千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ISBN 7-80041-043-9/G·41

统一书号：7363·123 定价：(平装)1.80元，(压膜)2.00元

编者献辞

将凝聚着无数心血的《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第一辑)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兴奋、欣慰与期望。

将来,无论谁来书写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不能不赋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期以辉煌的文字。

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复兴的历程。伴随这个历程的是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新旧观念更新的蜕变,以及无数仁人志士艰辛的探索和可歌可泣的奋斗!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比历史学家们更早地记录了这一切——我们感到兴奋!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记者,他们一步入新闻界就赶上了这个历史新时期。如果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那么,20世纪便是新闻记者的时代。这批记者活跃在突发事件的现场、重大事件的舞台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记录下新时期的风云变革和各种社会问题,记录下改革大潮中中国人民的开拓与追求。

这种记录是那样艰难。传统的新闻写作格式已容纳不下时代的风云和他们的激情。于是这批记者调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使真实的新闻报道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富于艺术感染力。他们的作品以记实的优势兼有文学的价值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整个社会的注目。所谓“新闻作品枯燥乏味，不值得结集出版”的说法，因此而被否定。应该指出，这批新时期的记录者是和历史一同前进，一同成长的——我们深感欣慰！

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记者在改革中涌现出来，以其好的作品加入这套丛书的行列，奉献给现在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我们期待着！

《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夏于北京



李树喜，1945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农家。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专业，研习猴子变人与人世沧桑。1978年调入教育部《人民教育》编辑部任记者，为记者生涯之始。同年7月第一篇新闻作品《春雨之歌》，得中央与邓小平同志批示，各报转载。4年后为展开视野调到《人才》杂志工作兼作人才研究。1982年底调入光明日报任机动记者、特派记者，1985年被评为主任记者。新闻作品之外著有《中国人才史稿》《人才佳话》等书。

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

(第一辑)

张 飙·中国模拟人
和它的上帝

洪天国·风云功过录

金 涛·浪迹天涯

段心强·崇拜的与诅
咒的

刘大平·我的第一乐
章

李树喜·沉甸甸的人
生

卞毓方·站在历史的
窗台上

沙 青·平衡木上的
跳跃

麦天枢·土 地

张建伟·第五代

《新时期记者自选丛
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 飙 洪天国
窦其文

封面设计：杨大昕

ALC · 6

目 录

贝兆汉与白云山传奇·····	(1)
特殊卫士·····	(25)
疯狂的舞琴·····	(52)
灰色与光彩·····	(66)
“包公”与“红娘”之间·····	(81)
白眼儿·将死·母葬·····	(90)
从“跃进号”沉没到“阿波丸”之谜·····	(100)
灵猫“妈妈”与她的孩子·····	(176)
劲柏凌云·····	(191)
倾斜的天平·····	(205)
那山，那路，那人家·····	(222)
从童话到迷梦·····	(233)
大兴安岭火场纪实·····	(266)
一个记者的自我(后记)·····	(334)

贝兆汉与白云山传奇

悠悠白云，郁郁青山。那山云相接、缥缈如画的地方，便是广州胜景白云山了。千百年来，这白云山以其神奇、俊秀的景色吸引着无数游人。而今，它的山脚下突地崛起一家亭台楼阁式的白云山制药厂，她的腾飞、奇特以及她那有胆识、睿智的领导者贝兆汉的名声，也象白云山胜景一样，沸扬四海了。

一个300人、年产值30万濒临破产的小厂，几年中一跃成为年总产值100,004,000万元的大企业；原来几间破陋的厂房变成曲廊画栋、流水荷花的花园式的建筑群。白云山制药厂的发展确是一部传奇，而贝兆江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上篇 人才篇

独特的思考——这就是希望

1976年暑气蒸腾的夏天，贝兆汉被任命为白云山制药厂党支部书记。

说是任命，可这书记能当多久？开办3年的药厂连连亏损，生产的单一品种穿心莲片销不出去，贝兆汉可能扮演一个收场人的角色。

刚刚到任，震动全国的大地震到来了，贝兆汉忙上忙下，组织职工搭防震棚。当时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想一想工厂、前途、命运？关门散伙吗？贝兆汉可以轻松地推卸责任。顽强奋进、在困境中崛起吗？这要冒多大的风险，要走多少荆棘之路啊！

本是机械学校毕业，当过机械工人，又做过人事干部的贝兆汉，面对着严峻的实在思考着：要使药厂生存、发展，究竟靠什么呢？他把对白云山药厂的分析与自己多年的思考概括起来——靠科学知识，靠专业人才。

可是，300多人的工厂只有一名某中医学院毕业的分子，他名叫苏建生。这苏建生那时只有29岁，进厂三年中总想抓点业务，给工厂出点主意，可惜因为只想生产忘了“政治”，与他的顶头上司多次顶牛，最后，这位党外群众给戴上一顶“篡党夺权”的帽子，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

贝兆汉到苏建生的住处登门拜访，这使苏建生吃了一惊：新来的支部书记是不是一上台就抓他的“阶级斗争”来了？

“是什么原因让你靠边站、不许管技术了？”贝兆汉求教式地询问。

“我只抓技术，不懂政治……”苏建生支吾道。

.....

贝兆汉详细听对方介绍了事情经过，一下子激动起来：“简直乱弹琴，难道这就是政治吗？政治就是排斥技术，干扰生产吗？我说这叫愚昧、无知！制药厂，不让懂行的人管业务怎么行呢，我建议你担任业务负责人！”

苏建生惊奇了，他还没有忘掉自己头顶上“篡党夺权”的帽子：“贝书记，千万别为我的事受牵连啊！”

贝兆汉说：“怕什么，有道理摆着，我这顶小乌纱有什么份量，大不了再去当个工人……”

第二天，贝兆汉给上级写了一份报告，要求任命苏建生为主管技术的副厂长。

苏建生一上任，厂里的技术管理有了条理。他平时在生产第一线和工人们一起苦干，一次他在现场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由于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打碎了眼镜。苦干的结果是，下半年工厂产值猛增到63万元！

任用有知识的人，工厂才有出路。贝兆汉和厂长霍梳都认定了这条真理。但是，白云山制药厂这个小庙，到哪里去招“才神”呢？贝兆汉开始去上级农场争取，跑市人事局请求，但都碰了钉子。人家还告诉他：象你这样一个地处郊区、“农”字号工厂，没有人愿意自找苦吃的。

创业之本，唯在用人。药厂急需人才，人才何处找寻？贝兆汉陷入苦闷与思考之中。终于，他把目光集中在社会上一些闲散的、被开除、受处分等背着各种包袱的人身上。

在那特殊的年代，有一个5%和95%的奇怪概念。而那被列入5%的人当中，又集聚了不少贤能之士，集聚了不少专门人才。他们被遗忘、被冷落、被屈辱。但贝兆汉发现了他们的价值——黄金的“垃圾”。

这是一个突破，一个创新，贝兆汉把寻觅的目光对着5%，他向着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藩篱挑战。

“我向你介绍一个戴承钰，你敢用吗？”有人向贝兆汉推荐说：“戴是南京药学院1961年毕业生。专业对口，但因生活作风问题受过处分，现在一家街道小五金厂工作。”

“有政治问题吗？”贝兆汉问。

“没有！”

“当然可以要，为什么不能用其所长？”贝兆汉很快同厂长商议，几天以后他来到了戴承钰家门口。

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与遭遇，讲述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和愿望。贝兆汉和厂长交换一下目光，当即拍板：

“老戴同志，事情清楚，也已成过去。我们欢迎

你来我厂，我们给你恢复原工资待遇，给你评定职称！”

戴承钰慌得不知如何对答，只是连声说：“好，好！”他多年来第一次受人尊重，大展才能的时机到了。

戴承钰在白云山主持办起了针剂车间，研制成功感冒良药“感冒清”，现在这种药年产值达千万元以上，成为白云山制药厂的拳头产品，成为广东出口额的最大的药品。

人与档案·人与魂

走投无路，逼上梁山。正当贝兆汉朝思暮想网罗人才的时候，有一位穷困潦倒的张维国正急切地为自己寻找谋生之路。

张维国，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台湾省，1949年到1951年在台湾读了两年高中，1951年怀着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向往返回大陆，在南京药学院学习。后来分配到了广西南宁。他学的是医药，干的是水质化验，工作不对口。苦闷无人理解，便毅然上书给周恩来总理，诉说一个学非所用的年轻人的愁肠。总理办公室曾与该单位联系关注此事，但张维国由此得罪了单位领导。张维国身上虽无辫子可抓，但他在台湾读了两年高中的事却被领导大作文章。他被开除了团籍，家庭出身也由工商业者改为

040573

恶霸地主。

他无法工作，难以生存。只好“自动”辞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返回了故乡广州。他虽有一个“药学专业”的牌子，更有“家庭问题”、“来自台湾”、“开除团籍”、“对党不满”的包袱。不少单位曾想录用他，都被那厚厚的档案吓了回来。于是，他不得不打零工糊口，以赡养老母和抚养孩子。他爬上高高的脚手架当建筑工，蹬过三轮车，推过大板车。他生活入不敷出，只好偷偷跑到医院，出卖自己的鲜血……

他到处受冷落、歧视，在一家街道化工厂做工时，他被分配做化学实验。工厂没有必要的安全措施，烧瓶迸裂了，火苗“腾”地烧了起来。张维国奋不顾身扑灭了大火，保住了集体财产，自己却烧伤昏死过去。厂里不但不予表扬，竟怀疑是张维国放火。公安部门现场调查，排除了张维国纵火嫌疑。但，永远无法清除他心上的伤痕。没有人理解，没有人信任，就这样渡过了半生。

1978年年初，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张维国找到贝兆汉。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坦诚、平等的领导者的神态。人的第一印象是如此重要。张维国决定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问题”。

“我在台湾读过两年高中，人家抓我的历史问

题，你怕不怕？”

贝兆汉眯着眼睛，释然地笑笑：“都过去了，年轻时求学，那算什么？”

“我被开除过团籍，人家说我对党不满，我给总理写过信，人家说我告状……还有……”张维国一口气，把别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都讲了出来。然后以探询的眼光看着贝兆汉，那意思是：丑话说在前头，我不抱太大希望，要不要由你！

贝兆汉没有马上回答。内心激动的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脸上显示出沉静的样子。谈话之前，他看了张维国的档案，这位技术人员自述的“错误”要比档案中记载的还多，足见其爽直、真诚！20年来这样一些东西竟压得张维国喘不过气、抬不起头来。左倾路线的罪恶啊，压抑了多少知识分子，埋没了多少有用之才！

“张维国同志，如果你瞧得起我们这个小厂，明天你就来报到，我们发你全月工资；你身体这样虚弱，我批准你3个月休假！”

20年结在心头的冰雪融化了，它化作一泓泪水，在张维国这位40多岁的汉子脸上流淌着。他根本没有休息，稍作准备即上了白云山。贝兆汉指挥工作人员腾出一间房子，第二天又搬进了桌子沙发。

张维国投入了原料车间的建设，生产出出口的原料胱氨酸，首创了密闭水解毛发及解除胱氨酸

液污染等新工艺，填补了国内该类工艺的空白，并为药厂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张维国进了厂，技术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贝兆汉对他的关心并非到此为止。当他了解到张维国夜里失眠怕闹，便安排他搬进了二房一厅的新宿舍。后来又发现那里靠近公路常有车辆的噪音，又让他搬进了药师楼最安静的一隅。

看着如今判若两人的张维国，贝兆汉常说：一个人表现如何，不要老看档案上写的和别人说的，要看看他真实的灵魂怎样。

张维国听了贝兆汉的话，想起了他的朋友杨晋显。

杨晋显是比张维国更要复杂的人物。因此，尽管张维国对杨晋显介绍说贝兆汉如何胸怀坦荡、思贤若渴，并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去促动杨晋显同贝兆汉见面，但杨晋显毕竟包袱沉重，顾虑重重。

贝兆汉邀请杨晋显见面，但一次，两次，杨晋显都是躲躲闪闪的。第三次，杨晋显推脱不过，硬着头皮来见贝兆汉。他虽然不好意思，但总要有个工作、要寻找生活的希望啊！

杨晋显的经历确实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是解放前广州有名的中医杨流仙，可谓医药世家。他参加过解放军，后来考取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他满怀理想干一番事业，但分配的工作很不对口。后来，

他生活上跌了一脚，便被人连踢几脚，同资本家家庭、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文革”中被轰到郊区农场同鸡鸭牛羊打交道。不久，他回到广州，名为自谋生路，但谁也不肯收留他。他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人往往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杨晋显想起了香港的亲友。申请出港不会批准，于是他便打定主意偷偷逃跑。第一次被抓，他心里怦怦直跳，被公安机关拘留了数月。以后他豁出去了，放了又逃，逃了又被抓。他不知外逃了多少次，都被抓了回来。

他一身寒酸，衣服、头发、脸都是灰色的，连他的思想都灰灰的，好象再也燃不起明亮的火花了，他对别人失去信任，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贝兆汉听完杨晋显的叙述，说：“我们了解了你！”

杨晋显说：“我知道，党的政策是重在政治表现，可我这个人出身不好，表现更差，一无是处啊！”

贝兆汉认定杨晋显是有才能的，是诚实的。便说：“我不管你成份如何，也不问你过去表现，而看现在又向前看。一个人出点毛病，就一辈子抓住不放？把好的东西都埋住、压死？那才是不符合党的政策。只要你愿意来厂工作，为四化建设发挥过去被埋没的才智，我们就接收你，欢迎你！”

杨晋显惊愕了。他大喜过望，没想到贝兆汉这